

钢在沸腾

陈 森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散 文 集

鋼 在 沸 騰

陈 淼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沈阳

目 录

第 一 輯

三进鋼都.....	1
鞍山的早晨.....	7
在照象館里.....	11
我們心連心.....	15
鋼在沸騰.....	22
在飞奔的日子里.....	28
一群高尙的人.....	33
珍 貴.....	38

第 二 輯

美丽的农庄.....	44
車大娘.....	51
他想唱一只歌.....	58
妇女們.....	62

吹喇叭的人.....	70
想念北京.....	74
姑母家.....	81

第 三 輯

爷爷的照片.....	93
秋天的夜里.....	97
一条背包带.....	102
什刹海畔.....	107
山 中.....	110
慈母的心.....	116
一枚紀念章.....	119
友誼的春风.....	122

三 进 鋼 都

——写给朋友的一封信

我又来到了我們祖国的鋼都——鞍山了。

你总是要我給你写信，告訴你一些鋼都的建設情况；我也答应过你。但是，自从我来了以后却一直沒有給你写信。我剛剛来了不久，开始工作还不到二十天，我对許多事情还不懂得，我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我觉得还没有什么可以向你报告的。但是，当我从喧嚣而忙碌的現場回来的时候，当我在安靜的晚間，想起白天所遇見的人們的时候，便好象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你了。

看到鞍山的建設不能不激起一种亢奋、向上的感情。你是知道的：我这是第三次来到鋼都工作了。从一九四九年秋冬之交第一次来时算起，到現在差不多整整五年了。五年——这在历史上只是一瞬，而我們的祖国却經歷了巨大的变化。鋼都——鞍山也經歷了多少巨大的变化啊！

一九四九年，我們在天安門前参加了永世难忘的开国大典，我們都含着欢喜的眼泪听着毛主席讀的宣言，我們看見毛主席亲自把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来……就在过了这个欢欣的日子以后，我第一次来到了鞍山。

当我初次認識了鞍山的工人同志們的时候，他們給我講的是怎样組織起护厂队，在刮风的夜里拿着棒子去捉匪盜的情形；

他們向我述說着怎样在国民党匪軍几乎包圍住的緊急情況下，最后一次列車冲出去的故事。

当时剛剛开工不久，人們剛剛拔去了厂里一人深的野草，人們剛剛弄掉了烟筒上的烏鴉窩。长了黃銹的鐵道还没有磨亮，被蔣匪軍破坏了的电綫还没有来得及全部修好。走在街上，还看得見一片片沒有了屋頂的住宅的廢墟；走进厂里，还看得見阴森森地屹立在蒼空下的破烂的厂房。高爐和平爐象負了伤的野兽一般躺在那里……。到处还都看得出：鋼都——这是飽受摧殘，遍身伤痕的鋼都。

大概你也听說過，那些用仇恨的眼光斜視着我們的帝国主义分子說：鞍山将来出鋼鐵沒有希望，种高粱倒有希望！那些虽然怀着善良的心腸，但不能充分估計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的人們，望着这一片廢墟，叹息着說：这要等哪年哪月才能修复啊！

說起来象奇迹，象神話，鞍鋼开工了，鞍鋼在战争結束几个月之后开工了。被烏鴉窩堵死了的烟筒里悠然地冒出了遮天盖日的青烟；被日本鬼子阴谋凝冻了的平爐里光芒四射地流出了第一爐鋼水；炼焦爐出焦的时候，半个天全被燒紅了，象那空中最美丽的晚霞……。我去的时候，每一个創造这“奇迹”的工人們、技術人員們，胸前都挂着一个鞍鋼开工紀念章。——表示着鋼都工人的自豪，表示着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驕傲。

但是，当时我們必須忍受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啊！我們缺少这个，我們沒有那个；我們最困难的是缺乏最宝贵的資本——人。仅就炼鋼厂來說，日本鬼子侵占的时候，不許中国人学炼鋼，工人們凭着給日本人扫平台、打下手，“偷”学点技术，算得上会炼鋼的老工人有七个。其余的都是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进

来的沒有炼过鋼的“炼鋼工人”；都是剛剛放下鋤头，从农村来的青年。我們的领导干部是不久以前还在农村里，領導着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斗争的人們；还是剛剛离开戰場，剛剛放下枪杆，身上还穿着剛剛去掉了軍隊符号的衣服的人們。他們大部不懂炼鋼、炼鉄，他們还没有机会来得及学学科学技术的起码知識。

困难吓不倒解放了的中國工人階級，困难吓不住毛澤东同志教养下的革命者，鋼都一天天地成长着、壮大着。

我第二次来到鞍鋼是一九五一年秋天。鞍山变了，鋼都变了！我走在街上再也看不見房屋的廢墟和丢弃的電綫。我看到的是：在原来一片荒涼的野地里出現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紅色的樓房，那些原来住在遮不住风雨的破房子里的工人們搬了进来。我走进厂里，再也看不見淒涼地停在那里的黑洞洞的平爐。从东到西都开了火，日夜不息地流着火星四射的鋼水。从前只能“偷艺”，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学会了炼鋼技术便被驅逐出去的老工人，如今当了护爐技师；两年前从杂工班抬大筐的临时工中，挑出来学做炼鋼工人的青年，如今当了爐长，熟練地指揮着一个爐子的操作。我們那些对工业外行的领导干部，如今都成了內行；过去只学过四則題的人，現在学着代数、几何。曾經忧戚过、叹息过的人，現在早已看到了希望，他們变成满怀信心的人。曾經說我們恢复鞍鋼要二十年，說我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不知他們到哪里去了！鞍山变了，鋼都变了，我怀着惊喜的心情看着这一切变化。

当我第二次要离开鋼都的时候，听見了爆破大型軋鋼厂旧基础的声音，我曾送別过到苏联学习大型軋鋼、无缝鋼管技术操

作的人們。我知道，不久以后，这里将发生振奋人心的大事。

这些“大事”你当然都知道了。当报纸上报道着鞍钢三大工程开工的消息，描述着工地上热烈的情景的时候，你知道我是多么向往着钢都呵，我多么想看望一下钢都呵！

我感到幸福，我终于又来到了钢都，我第三次来到了钢都。离第二次来时已有三年，三年前还长着荒草刚刚开始爆破的地方，如今耸立着全国知名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它们是以世界上第一流的，苏联的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每日每时为祖国生产着大量的财富。如今，在乌鞘岭的铁路工程中使用着鞍山大型轧钢厂生产的铁轨，在祁连山的地质勘探队里有鞍山无缝钢管厂的钢管，在长江大桥的建设中使用着鞍山的钢材，在所有工业建设的工地上都有钢都的产品。钢都，祖国工业化的开路先锋！

鞍山不仅要出钢材，而且要出人材。在这里不但看到了川流不息地运送钢材的火车，也看到了为祖国工业化输送人材的雄壮的行列。

当我第三次来到钢都的时候，老一辈的炼钢工人和许多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优秀的炼钢工人，都学好了俄文，到苏联学习去了。他们为另一个巨大的新厂学习去了。许多当时是刚进厂不久的青年工人，现在成了有名的快速炼钢能手。一位经济核算科的科长，我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党委的宣传干事，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耐火厂成型（打砖）的工友，如果再问，是一个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失了业，赶过马车的青年。一位总支部书记，我第二次来的时候是支部书记，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普通工人，如果再问，在旧社会是一个羡慕人家孩子上学，自己却念不起书的穷孩子。

当我第三次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們那些从军队中，从地方上轉到工业战线上的领导干部也以惊人的速度进步着。我認識一位过去并未专门学过工业的领导干部，在担任了四年厂长以后，现在担任起相当于总工程师职务的总炼鋼师的工作；我認識一位长期在激烈战争中斗争过来的老同志，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在复习着“微积分”；过去并不曾学过俄文的人，现在运用自如地与苏联专家交談着生产上的問題；那些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同志，更儼然成为精通业务的专家。这是一些真正領会了毛主席的指示的人們，他們鑽进去了，他們学会了自己不会的东西。

当我第三次来到鋼都的时候，我还碰見了許多我認識的和不會認識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中間的老一輩，在旧中国都天真地幻想过“工业救国”的。但是他們的梦想一概幻灭了。他們有的曾經站在那一片廢墟的厂房前忧郁地叹息过，也有人曾經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默默地犹豫过。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现实生活中聳立的理想，已比他們曾經梦想过的高了多少倍；将要到来的灿烂的明天，更不知要比他們梦想的高出几千万倍。我听说一位过去只知埋头工作不问政治的人，如今提出了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爭取入党！那些剛剛走出学校大門的年青的技術人員們，在一开始便投入献身祖国的前綫。在車間里、在工地上，到处看得見和工人打扮得一样的年青技術員，他們說着四川話、湖南話、上海話、广东話，有的带着北方各省的土音；他們从四面八方来到了这里，就好象各地都有人被派到了这个工业的最前綫。

前二年基本建設剛剛开始的时候，从农村里动員出来的青

年團員們，如今已經成了富有經驗的水泥工人；從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的時候開始便參加了抗美援朝鬥爭的戰士，如今有的又開始轉到鋼都建設的行列里來；許多參加了三大工程建設的老幹部已經學習了本領，到新的工業基地去；許多個未來的煉鋼、軋鋼的廠長們，又被派到這裡來學習……

鋼都，這是一座偉大的洪爐，它把礦石煉成鐵、煉成鋼；它把人煉成鐵、煉成鋼。鋼，送到祖國的每一個工業建設的工地上；人，也送到工業戰線的最前方。

今天，我在給你寫這封信以前，我剛剛聽了鞍山工人為支援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而召開的動員大會的播音。當我聽到各個廠、礦，各個公司的代表們所發出的保證的誓言時，我好象聽到了鋼鐵的轟鳴，震天的巨響。因為我知道，這裡的每一件保證，每一句誓言，都不是空口說白話的。在每個保證和誓言後面都是大量的優質鋼的增產，都是一座新的工廠的提前誕生；都是意味着祖國的富強，都是解放台灣的力量。這個力量和全國人民的力量匯合在一起，便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巨流！

我從我們的鋼都，想到我們祖國燦爛的將來，在這裡，似乎看到我們的祖國邁着闊步向前行進着，也好象聽到我們的祖國發出轟隆的巨響向前飛奔着。

我想，這就是我在第三次來到鋼都以後短短的日子裡，想要告訴你的最主要的東西。

1954年9月於鞍山

鞍山的早晨

我喜欢早晨，我特别喜欢鞍山的早晨。

今年夏天，刚刚回到鞍山的第二天，我便忍不住心中的激奋，天不亮就从床上爬起来，跑出去看看钢都一天最初的时刻。

我走到街上来，黑黝黝的天色笼罩着大地，周围的房屋和树木都披盖着深灰色的外衣，朦朦胧胧地立在那里。偶尔吹过一阵轻微的晨风，抚弄得树叶好象与人切切私语，此外，什么声音也没有，静謐得只剩下了自己的脚步声在黎明前的空中震响。

我登上了东面的小山坡，好象骤然启开了一扇巨大的门扇，广阔的钢都顿时都现在我的眼帘里，心里感到无比的亮堂。四面的山峦象环绕着鞍山的一堵蜿蜒的长城，就在这“长城”的中間有一块辽阔的盆地；当天还没有大明的时候，这里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见一片灰蒙蒙的云雾，好象这是汪洋的海水。远远看来那些在云雾上面浮现出来的烟筒真象大海上的轮船在航行；侧耳细听，只听鞍山所有的机器汇合起来而发出的浑厚的声音，让人觉得那汪洋的海水正在浪涛滚滚，汹涌澎湃。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天空从暗灰变成蓝灰的颜色，山坡前面的树木和房屋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就在这时候，东山上空的云彩，好象传说中两条龙在搏斗一般，由黑而灰，由灰而紫，经过了一番急速的变化，忽然太阳从东山顶上探出头来了。它徐徐上升，眼看着它的整个脸都露出来了，它那绚烂的光芒立刻

普照着大地，所有披着灰色大衣的万物，刹那间都换上各种各样鲜艳的盛装。也就在这个时候，那“汪洋的海水”，眼看着落了“潮”，鋼都的雄巍的姿容毫无遺漏地屹立在藍色的晨空里，鋼都的一天开始了。

我漫步走下东山，站在街口看望，街道上最初出現的是清扫街道的工人，他們为鋼都的人民打扫出一条清洁的道路。接着看見的是一群穿着色彩鲜艳的运动服的青年跑过去，其中的女青年也不示弱地跟着一齐跑，这是响应毛主席“三好”号召的鋼都的年輕的主人們。在市府廣場的树丛中看見稀疏的人影，仔細看去，他們手拿着卡片，嘴念着俄文，他們大約是正在加紧学习，准备到苏联去学习的干部……。

这样幽靜的时刻持續了不大的工夫，到了六点多鐘的时候，街道上几乎是同时出現了上班的人群。有三三两两說着笑着走过去的，有騎着脚踏車飞速地奔过去的，有平稳地坐着大型的汽車過去的，也有坐在小型吉普車里閃過去的。我兴奋地注視着这人群中的每一个可爱的面孔。那臉上还没有去掉稚气的青年，是剛剛进厂不久的徒工吧；那臉上堆滿了皺紋、头发花白的是从旧社会的苦难中熬出来的老工人吧；那些象是从祖国的各个地方涌向鋼都的工程技術人員，那些象是从部队，从地方上轉到工业战綫上的老干部……。街道上滿是上工的人群，好象一道道河流，从四面八方涌向厂里，涌向聳天而立的高爐跟前，涌向火花四射的平爐跟前，涌向皮帶輪飞轉的車床跟前，涌向那鋼架林立的工地上。

在这些上班的人群中間接連不断地看見上学的学生，他們有在鋼鐵学校讀書的，有在中学讀書的；有系着紅領巾的少年，

也有年老的爷爷拉着戴围兜的幼儿园“学生”，他们夹杂在钢都工人中间，也紧张地行进着。

早晨的钢都，是人的巨流汹涌奔腾的时刻。

我相信每一个目睹这个情景的人，都会被它冲击、被它吸引，情不自禁地也想把自己投入这个巨流里去，做一滴水，做一个浪花，跟着流向前，流向前。

不久，分配了我的工作，我成了这个巨流中的一滴水，一个浪花，我投了进去，我走在上班工人群中，跟他们一起走到工地。我跟着上班的干部一起坐着通勤汽车，到厂里去办公……就好象一个刚刚上了小学一年的学生，我怀着多么骄傲而幸福的心情走在这个行列里呵！

我珍惜每天早晨这个幸福的时刻，我永远都感觉过不够。这一天晨初的时刻，它每天对我都一样的新鲜。我爱听人们在早晨上班时的说笑和议论，常常在路上，有人提起昨天听来的一项重要国际新闻，也有人向众人讲述着北京的消息；有人试问着昨天生产的情况，也有人谈论着今天就要开始的工作。我爱细细地端详每个人脸上的幸福的表情。他们因为昨天超额完成了日产量而欢欣，他们为夜里想着的一件合理化建议而思索。钢铁学校的学生们因为自己不久以后便可以成为钢都一名战士而高兴，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们似乎因为自己的爸爸、哥哥是鞍山的工人而骄傲。

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跟每一个我已经熟悉了的或者刚刚认识的人们招呼、问候。常常在这时候我喜欢暗暗地想起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他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今天都到了这里。早晨，都在走向工厂。

当我这样想着每个人的过去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未来，我想到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这些人又怎么样呢？可能今天早晨在这上班路上走着的青年工人，成了什么学院的红色教授，可能今天早晨在这走着的技术员成为又一个钢铁基地的总工程师，可能这里的许多人又在比今天的鞍山大得多的钢铁基地的上班的行列里走着，可能我们祖国已经出现了几个钢都。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忘记现在的鞍山，现在鞍山的每一个早晨。

如今，白皑皑的大雪盖满了大地，山峦披着白色的衣裳，道路盖着白色的被褥，鞍山成了银色的世界。

我喜欢早晨，我特别喜欢鞍山的早晨呵！

1954年于鞍山

在照象館里

我剛剛來到鞍山的時候，因為領工作証，需要兩張一寸半身免冠照片；我手邊沒有，這天抽個空便照象去了。

一走進照象館的門，便看見照象館的屋子裡擠滿了一群青年男女，穿著整潔的衣服，有說有笑，屋裡充滿了歡快的气氛。我在人群中擠了一會兒，开好票，從窄窄的樓梯走上去，上邊滿屋子也淨是照象的人，個個都穿戴得衣帽整齊，有的在鏡子前梳頭髮；有的在讓別人給系釦子，每個人都想把自己最好看的模樣攝入鏡頭，拚命地在那裡修飾着，準備着，臉上都浮現出歡悅的笑容。

我这个照片照例屬於那種辦公事用的，我覺得丑點、俊點都沒有什麼關係，因此，我也沒有想裝飾一下，把它照得特別好一點的心情。我看看還差十幾號才能輪到我，我便無事地隨便看看牆上挂的照片。我仔細一看才發現牆上挂的照片都是鞍山市的特等勞動模範——大家都熟悉的老孟泰在那裡慈祥地笑着，全國聞名的王崇倫臉上顯出年青的朝氣，優秀的女工武玉蘭流露着朴素的笑容……

我正在一個個端詳着特等勞動模範的照片的時候，忽然聽見等着照象的人群發出一片哄笑的声音。我回頭看時照明燈正集中地射着一對年輕的男女，周圍的人都瞅着他倆。我從他們兩個人那種多少有些羞臊而又喜氣盈盈的神情里，知道這一定

是一对正在恋爱，尚未結婚的青年工人。我在鞍山常常看到很多年輕的工友，腰里揣着一張“訂婚紀念”的照片，我想他倆也許就是拍一張这样的照片吧。这样想着的时候，我跟着大家一起很有興味地注視起他們来。众人越是看，他們就越显得緊張，那位年青的女同志臉上泛起一朵朵紅暈，不时地掏出手絹来擦汗，好象一个沒有經驗的演員初登台的样子，手足无措，恨不得馬上拍完。她越这样，照象的人就越是跑过来，跑过去，象个导演，一会儿說：“身子歪了。”一会儿又說：“头再靠一靠。”弄得方才滿不在乎的青年工人鼻尖也冒汗了。“往这里看，不要动呵！”“咔嚓”一下，总算拍完了。在大家哄然的笑声中，这一对青年“逃”出去了。

照象的人接着喊了一个號碼，正中站上了五六个青年学生，身穿沾滿了油污的帆布作业服，头戴鴨舌帆布帽，在帽沿的地方还戴着一副炼鋼用的紫色的眼鏡。方才我就看見他們几个在鏡子前比比划划，我以为这是炼鋼厂的工友呢，但我又奇怪他們怎么不把那油污了的衣服換換再来照象呢。現在我注意地听他們的談話，有的說着純粹北京的口音，有的是上海的口音；我再仔細一听，才知道原来他們是北京鋼鐵学院到这儿实习的同学。他們几个手搭着肩膀，紧紧靠在一起，好象他們穿的不是一身在現場滾脏了的工作服，而是一身高貴的礼服。头上戴的也不是那么一个落滿了油灰又挂着个鏡子的帽子，而是什么珍奇的冠冕。他們臉上現出驕傲的神情，好象剛剛出了一爐快速炼鋼的工人們。我望着他們臉上那亢奋的表情，我暗暗地想：他們一定会拿着這張照片幸福地对人講起他們做了“炼鋼工人”的喜悦，他們也会反复地凝視着這張照片，在嘴边上流露出榮耀的微笑。

这群实习的青年学生照完象之后，中間又坐上了一位干部打扮的人，在他胸脯的左上方满满地挂了两排紀念章和奖章，那些金色的紀念章和紅色的綬帶，交相輝映，十分好看。我湊到靠近的地方看出他身上佩帶着东北解放紀念章、华北解放紀念章、中南解放紀念章、海南島解放紀念章、抗美援朝紀念章、鞍鋼三大工程竣工紀念章，还有两个我没有看出来的，大概是什么功臣的奖章。从他这些紀念章和奖章中我似乎了解到这位同志的全部斗争经历。我望着他那眼角上增添了皺紋的面孔，不免心里激起一种敬爱的感情。虽然他穿的已经是普通干部的藍制服，但他仍象一个軍人，雄赳赳地挺着胸，神采奕奕地看着正前方，两个嘴角紧閉，显出一副十分庄重的神气。我心想：他走了多么长的一段路呵！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島，从朝鮮前綫又来到了偉大的鋼都。老同志，你照了象是寄給那久別的家乡的父母？还是寄給那当年同生共死的老战友呢？

这位同志剛走，从后边一下涌上来十几位公安部队的战士，他們穿着战士的制服，排成两行，前行正中的一位战士手里擎着一面紅地黃字的錦旗，上写着：“保卫鋼都”，这大約是保卫鋼都有功而获得集体奖励的人們。我看到他們便想起酷热的夏天在炼鋼厂平爐下面抱着大枪走来走去的战士；在寒冷的冬夜，在高爐的四周警惕地守卫着的人們。有了他們工人就能够安心地生产，有了他們才保卫住鋼都的建設……

当我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看下去的时候，我忽然发觉：我不是在这里随便看一种什么光景，我在这里看到的是鋼都的幸福的生活，鋼都的可爱的人們。

“七十二号！七十二号有沒有？”那位照象的人一連喊了几